

# 生命，不只是活着

文 / 大陆大法弟子



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五十九岁，九九年得法。走到今天已有二十六年，回顾走过的修炼路，都是师父一路呵护走过来的。我把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两件事，交流出来，以证实大法在人间展现出的超常与美好。

## 一、得法

姐姐（同修）大我三岁。我们俩各有一个男孩，上小学的时候，两个孩子在同一个班级。姐姐家那时开门市做生意，工作很忙；我是上班族，时间不紧，两个孩子我都能照顾到。

孩子大约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姐姐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怪毛病：总是用手揉眼睛，时间久了，揉的次数多了，每到放学的时候，老远就看到他像小熊猫一样，眼睛周围泛着一圈圈的黑，原来是写字时铅笔的铅弄到手上，揉眼睛之后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每次放学出来后，姐姐都带着一个湿手绢，心疼的给他擦干净，问他怎么了，他也说不出啥。后来发现孩子眨眼的频率加快了，表面看，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。又过了两天，老师说，孩子上厕所的次数在增加，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。

就在商量着放下手里的生意、如何去治疗的几天里，孩子的病情发展很快，小便几分钟就去一次，到最后，用矿泉水瓶子接，一次就是几滴，孩子也没有了力气，喜欢躺着了。这时，姐姐心里很着急：孩子都这样了，挣钱有什么用呀？还等什么呀。于是和姐夫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儿，一家三口一起去了沈阳。

在沈阳医大、沈阳陆军总院经过三天的检查，结果出来了，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听说过的怪病，病名有十四五个字，



## 从天蓬元帅“错”投了猪胎说起

文 / 源馨

世间万物的运行和变化，冥冥之中皆有定数，一切都有详尽的安排，哪里会有半分差错，为的是让今天的我们能从其中或理解、或回忆起更重要的内容。

说起天蓬元帅投了猪胎，《西游记》第八回（佛道经传极乐，观音奉旨上长安）中观音菩萨寻取经人时路遇还未出家的八戒，有一段对话。

观音按下云头，前来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成精的野豕，何方作怪的老鼋？敢在此间挡我？”那怪道：“我不是野豕，亦不是老鼋。我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，只因带酒戏弄嫦娥，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锤，贬下尘凡，一灵真性，径来夺舍投胎，不期错了道路，投在个母猪胎里，变得这般模样。是我咬杀母猪，打死群彘，在此处占了山场，吃人度日。不期撞着菩萨，万望拔救拔救。”

菩萨道：“古人云，若要前程，莫做没前程。你既上界违法，今又不改凶心，伤生造孽，却不是二罪俱罚？”那怪道：“前程，前程，若依你，教我嗑风。常言道：依官法打杀，依佛法饿杀。去也，去也！还不如捉个行人，肥腻腻的吃他家娘，管甚么二罪三罪，千罪万罪。”

菩萨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汝若肯归依正果，自有养身之处。世有五谷，能济饥，为何吃人度日？”怪物闻言，似梦方觉。……

在很多因果故事中都讲，人一旦犯了邪淫，死后多投于猪胎。所以说这天蓬元帅因犯色戒投猪胎也不能算是错投。毕竟相由心生，人内心的所思所想都直接影响着生命的去处

## 世有成仙药 千贯无人买

文 / 福源

世上欲成仙者不计其数，然而当真正的仙药出现时，又有几人能识得其真，并甘心付出代价去求得呢？

### 世有成仙药，食之可成仙

据《续仙传》记载，有一位卖药的老人。有人问其姓名，他答道：“卖药老头，便是我名。”有人幼时见过他，至老年再见，其容貌竟毫无变化。

他常提一只大葫芦行于市中卖药。有人向他求药治病，无论给钱与否，他都予以施药，且皆称灵验。亦有人无病戏取其药，转瞬便会丢失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不敢轻易求药，对他敬若神明。

老人常醉卧市井，所得钱财亦多施于贫者。有人戏问：“你可有大还丹卖？”他答：“有，一粒千贯。”众人皆笑，谓其癫狂。

他亦常在市中笑骂：“有钱不买药吃，都做土馒头去！”众人不解其意，反以为笑。

后来他在长安卖药，正值人多求药之时，他抖了抖葫芦，

记不清楚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只记得当时大夫说的话：这种病发展很快，也就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，回家孩子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。想住院都不收了。

大夫可能是为了安抚家长和孩子，还是给开了一些药带回来。姐姐说，那些药都是治疗老年痴呆、精神分裂症的，吃的剂量也不一样，有的需要吃四分之一，有的需要吃半片，有的吃一片，有的吃两片，各种药放在一起，一顿就是一大把，吃了这一捧药，孩子的饭都不吃了，药苦，孩子就多喝水，药吃完了，人也就饱了。看到听话的孩子，姐姐的眼泪直往心里流。

药吃下了，不但没有药到病除，反而病情急转直下，孩子不能坐立了，只能躺着了。看着病情一天天加重的孩子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她还能想什么呢？任何一个母亲都不能坐以待毙，任何能挽救孩子生命的办法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都要去试一试！

那年是一九九五年，法轮功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可能刚刚开始兴起，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。姐姐从亲戚那里得到一个消息：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！而且还知道有几个老太太她们天天在一起吃药，并且幸运地得到邀请，可以把有病的孩子带到学法小组去！

姐姐和孩子如约而来！床上坐了一圈老年同修，看到孩子这个样子，都友善的起身帮忙，把孩子轻轻放在中间，躺好。并告诉姐姐，不需要孩子做什么，只要姐姐和她们一起诚心诚意地念书就可以了。

一天、两天，三天，孩子原本总是闭着眼睛慢慢睁开了，而且眼神里没有那种痛苦和哀伤，而是充满了平和与宁静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孩子坐起来了，在他妈妈的帮助下和大人一样，能手捧着书，一段接一段的跟着念了。几天下来，不知不觉中，他已经能流利的读《转法轮》了。纯净的心态，正法的场，不知不觉在改变、归正着一切，悄无声息中，孩子神奇般地康复了！又和往常一样，回到学校读书了。

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孩子得了一场小小的感冒而已，而我却觉得这场经历是那么的不可思议，甚至颠覆了以往的认

知。姐姐说：法轮功讲“真善忍”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都是真的！孩子的奶奶说：孩子的病是误诊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件事的过程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果不其然，在一个恰好的时机成熟之时，我走进了大法，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

## 二、受益

孩子的爸爸是一名公务员，闲暇时间和一位朋友去水库钓鱼。炎热的夏日，树叶纹丝不动，两位在那支着鱼竿，鱼漂丝毫没有晃动的迹象，鱼好像也去午睡了。孩子的爸爸索性脱掉上衣，穿着短裤一头扎进了水里游泳去了。

他靠着岸边游啊游啊，不知不觉游出了几里地。突然听到说话声，他抬头一看，岸对面走过来几个人，男男女女都有。他想，我还是回去吧。顺势一掉头，就在掉头的刹那，脚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用手一摸，是水草！一大把，再去摸一下，水草把脚缠住了！顺手一划拉，没划拉开；说话声越来越近，他赶紧憋一口气，用力再次向脚底摸去，水草仍然一动不动！好像还缠得越来越紧了，他不敢轻易乱动了。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，男男女女渐渐离他而去，周围一个人没有了，一下静下来了，不知不觉一种恐惧袭上心头：钓友在几里地外，不知我的去向，我现在求救都没人听得见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还能挺多长时间？

孩子的爸爸回来说，那时他想到了：人的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，人是多么的脆弱，人自己从来没有说了算过，本来是来玩的，没想到会死在这里；想到了自己的前半生像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；想到了自己还年轻，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做；想到了妻子、孩子；想到了如果自己活着该多好；最后想到了，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！拼尽所有的力气搏一把，生死就在这一把了！因为他知道，连怕带吓的，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也挺不了多长时间。瞬间，他用力地伸出手，同时脚一蹬，闭上了眼睛。像做梦一样：手还没碰到水草，缠绕着双腿的水草自动脱开了！

惊讶之余，带着满眼的泪水一头扎进了水里。

孩子爸爸讲完之后，我平静的告诉他：是我们师父教了你，感谢师父吧！法轮功被邪党迫害后，他说：乌云遮不住太阳。

## 童心不泯灭 处处皆美好

文 / 陶欣悦

出得西湖月尚残，荷花荡里柳行间。  
红香世界清凉国，行了南山却北山。

杨万里，字廷秀，号诚斋。吉州吉水人。南宋著名诗人、大臣，与陆游、尤袤、范成大并称为“中兴四大诗人”。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“诚斋”二字，故学者称其为“诚斋先生”。杨万里的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，且以此见长。

这首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，初读如儿歌般轻快，几乎看不出深意。

杨万里的诗，简单有趣。像儿歌又像是童话故事。在诗词中别具一格。世人常以为童心是不成熟的象征，然而恰恰相反——童心未泯，往往更接近人的本真与善良。人幼时天真无求，长大后却多为名利所驱，争逐不息；及至年老，看淡得失，反而又回到一种近似童真的状态。看似“返老还童”，其实是经历之后的放下。

“出得西湖月尚残，荷花荡里柳行间。”这两句是写走出西湖时天上残月仍在，我陪友人穿过荷塘，走在杨柳依依的小道上。诗人没有那种送朋友的依依不舍，也没有大道理的论述。反而带着几分孩童般的自在与随意——看月、赏荷、行柳间，不见送别之愁，只见心境之闲。心中那颗活泼的心似乎有点按捺不住的样子。

“红香世界清凉国，行了南山却北山。”在这样的红花遍地、阴阴凉爽的世界里，我们走过了南山，又绕到北山。当诗人把一个个小小的地方当作是世界的时候，已经是在用童语说话、用童心在思考了。看看南山、看看北山，这不像是在为朋友送行，反而像是一次郊游。

所谓童心，并非无知，也非逃避现实，而是在看清之后，仍不执着于名利得失。它不是“不懂”，而是“懂而不争”；不是“没有”，而是“有而不取”。

杨万里在当时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人，也是朝廷看重的肱骨之臣。却因为看不惯朝堂的尔虞我诈，不愿意、也无法融入进去。论聪明、看能力都是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。他的童心，不是无知的天真，而是洞察世事之后的清明；

不是不能争，而是不愿争。

一个人有能力得到一切，却因为善良而不去争，这种童心才是最美好的。在他的眼中只看美好、心中只看幸福。童心下的美好才是真正的美好。

童心不失，则天地常新；名利若轻，则身心自安。

人若能在纷扰之中守住一分本真，所见，皆为美好；所行，皆得从容。